

毕业年级口译专业硕士口译学习动机衰减研究^{*}

廖茜妮 张 桐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沈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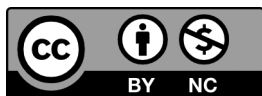
摘 要 | 口译学习动机直接影响口译学习的过程与效果。本研究通过个案分析的质性研究, 探讨了毕业年级口译专业硕士口译学习动机衰减的现象和原因。访谈结果显示, 毕业年级口译专业硕士在临近毕业时期口译学习动机出现明显的衰减现象。究其原因, 此阶段的口译专业硕士口译学习动机衰减受到主观和客观原因的影响。前者即心理因素干扰, 如不理想的考试成绩产生的负面反拨效应。后者则包括练习条件不充分、缺乏口译学习时间和良好的口译学习环境, 以及口译硕士学历和职业资格证书二者的效用受限。

关键词 | 口译学习动机; 动机衰减; 口译教育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多数语言学习者出于个人兴趣、就业需求或是自我提升等原因选择报考口译专业硕士。截止到2022年, 全国已有316所高校获得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办学资格(吕红艳、钱伟扬, 2023), 而多数高校设立的学制为两到三年。学制为两年的口译硕士研究生面临着紧张的学业安排, 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400小时口译实践(任文, 2012), 参与专业相关的实习, 并撰写符合要求的学位论文, 方能达到毕业要求。针对口译教育的研究, 刘和平(2016)指出, 一旦以培养“准译员”为导向, 口译教育研究不得忽视学生的心理和认知能力发展特征, 其中就包含学习动机和动机培养。

此外, 多项研究已证实口译学习动机直接影响口译学习效果(蔡任栋、董燕萍, 2017)。

二、文献综述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 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学习动机研究。国内的学习动机研究则肇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 主要集中于二语习得的动机研究。随着国内口译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口译教师和口译学者开始关注到口译学生的口译学习动机。然而, 当前口译动机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 口译学习动机研究的成果数量较少。且口译学习动机研究常作为一个嵌入口译教育研究的话题, 尚未被视作独立的研究话题。第二, 研究方法单一, 且科学性较为欠缺。学者普遍采用问卷法进行调查研究, 从而使

^{*} 基金项目: 本文系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创新性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的产教融合探索与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得覆盖的评估主体不够全面，动机的评估手段也难以保证研究的完整性（王建华，2014）。第三，研究的时间跨度受限。多数学者未能跟踪长期数据以探究口译学习动机的变化，仅评估研究对象静态的动机水平。研究动机的学者曾强调学习动机的动态性质和时间变化，将学习动机视为动态系统有助于理解语言学习和教学的发展（Liu，2022）。

国外学者首先对动机进行概念界定，并提出了相关的分类框架。动机是以人为主体的、引导能量投入并维持人们朝目标前进的心理过程（Schunk et al.，2013）。Deci等人（1991）将学习动机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其中，出于内在动机的学习行为是关乎自己感兴趣的事务，人们能从中获得快乐和满足，不需要诸如奖励之类的外部刺激。相似地，Schiefele（1991）认为兴趣即内在动机的代名词。外在动机则与个人兴趣无关，出发点仅为了获得有益的结果。Piniel（2013）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研究焦虑、动机、自我效能与外语学习的关系。结果显示，外语学习与自我效能感、动机和焦虑这三项心理因素的变化存在直接关联。

近年来，国内多名学者面向不同群体开展了针对口译学习动机的实证研究。高丽新和惠良虹（2009）针对理工高校高年级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的口译学习动机开展研究，发现该群体学习口译可能受到融入型动机和工具型动机的双重影响，这与当时的国内大环境密不可分。例如，在2010年前后，频繁召开的国际会议对口译员的需求急剧上升，许多英语专业学生的梦想是成为高薪的口译员。出于这一目的而学习口译的本科英语专业学生就是受到了工具性动机的驱使。Wu（2016）选取中国大陆外语类院校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对该群体口译学习动机的研究。结果表明，口译教学方法对口译学生动机变化有最为显著的影响，口译学习动机的衰减主要源于不当的教学行为和模式，而口译学习者受到的激励则是来自多方面的。基于

此结论，该学者还强调了口译学习动机的动态性。Liu（2022）关注到口译学习动机的动态性，因此采用动态系统理论框架探究学生的口译学习动机。研究发现，教师的鼓励促进了学生动机的增强，而学生自身的不自信感则会导致口译学习动机的衰减。尽管多项研究已经表明口译学习动机这一心理因素或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口译学习的过程和效果，但鲜有研究关注英语口译专业硕士口译学习动机的衰减问题，以及该群体动机衰减之下的职业选择。

综上，本研究选择口译专业毕业年级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访谈法，旨在探究口译硕士研究生的口译动机衰减现象，并通过个案研究提炼出导致动机衰减的主客观原因。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一所“985”“211”工程的理工类高校英语口译专业硕士二年级（即毕业年级）学生间展开。该校基于口译专业硕士培养方案，在第一期开设的口译必修课程为口译理论与技巧（每周2学时）、同声传译（一）（每周2学时），在第二学期开设的口译必修课程主要包括交替传译（每周4学时）、同声传译（二）（每周4学时），在第一学年开设的专业选修课主要为模拟会议口译（平均每周1学时）和外交口译（平均每周1学时）。以上课程考核均采用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本研究采用质性个案研究方法收集访谈数据，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并非基于群体的代表性，而是根据抽样的目的，对小样和事件的过程进行细致分析与描述（陈向明，2008）。根据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从毕业年级11名英语口译专业硕士生中选取。本研究遵循被访谈者自愿报名的原则，尽可能涵盖入学方式不同和本科专业各异的口译二年级硕士研究生，共计五名口译硕士接受单独访谈。参与访谈的研究对象已被告知访谈的具体用途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其中，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代码	性别	硕士专业	硕士入学方式	本科专业	硕士阶段成绩排名	是否报考/通过翻译专业资格二级口译考试
A同学	女	英语口译	推荐免试	英语	4/11	未报考
B同学	女	英语口译	统一招考	英语	10/11	报考未通过
C同学	女	英语口译	统一招考	国际会计	1/11	未报考
D同学	女	英语口译	推荐免试	翻译	2/11	未报考
E同学	女	英语口译	统一招考	资产评估	3/11	报考且通过

四、研究结果

研究者完成访谈内容转写后,结合五名研究对象的个人陈述、课堂表现等数据进行编码和归类。首先,根据A同学和C同学所述,她们选择口译专业是基于自身良好的双语功底。A同学对英语从小就很热爱,经常看美剧、英文电影等,也时常模仿角色的语音语调,对口语、听说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一直在努力练习。而C同学在英语国家完成了小学阶段的学业,英文为其第二母语,且回到中国之后长期使用中英双语进行学习和交流,是一位典型的汉英平衡双语者。平衡双语者拥有两种均等的语言能力,该群体所掌握的任何一门语言并非仅作为被认证的一种语言技能(A Jaffe, 2012)。两位同学都有着良好的双语能力,这成为她们选择报考口译专业的动机之一:

因为从小对英语的热爱,我在选择专业时希望把过去的爱好变成专业。我之所以没有选择笔译,是因为文字工作需要作品有深层次的理解和长期积累,而我更倾向于从事实用性的、能彰显语言交际功能的活动。(A同学)

由于父母工作的缘故,我3岁到13岁都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度过的。我选择这一专业是出于我本人已经拥有的语言能力,希望能够利用好这样的基础,在语言转换方面更上一层楼。(C同学)

其次,许多口译专业学子对于从事口译工作有着深切的期盼和向往。光鲜、高收入的职业印象离不开社交媒体对职业译员的公众形象构建:

我经常看外交部翻译们精彩的口译现场,我非常仰慕他们的专业能力,以他们为目标,从而选择了口译专业。(A同学)

我最开始选择口译是觉得,在翻译这个行当里,口译的薪资比笔译高,而且我感觉做口译是一件很酷的事情。(B同学)

最早认识口译这一职业就是在电视上看新闻发布会。每当看到译员滔滔不绝地说着流利的英语,就会幻想着自己是否有一天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C同学)

尽管如此,A同学的口译学习动机依旧存在严重衰减,而这很大程度上乃是受到口译职业资格考试结果的负面影响。由于考试难度较高,为取得职业译员的资格证书,A同学不止一次报考口译资格

考试。然而,A同学在备考、报考和查阅成绩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其口译学习动机受到考试影响而有所波动。C同学也曾遇到相似的困境,自认为其个人能力不足以支撑其成为一名职业口译员。

在研究生入学前和入学第一个学期时,我分别有过两次认真备考CATTI的经历,然而每次的考试成绩都差合格线仍差了2到3分。每一次考试的经历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也就是口译的水平已经达到上限了。(A同学)

当我在课堂反馈中收获了鼓励和表扬,动机满满,CATTI二级笔译的考试成绩直接给我当头一棒。因为我自知笔译能力一定程度上是双语转换能力的反馈,在我第二次没有通过的时候,我甚至认为自己永远无法从事这一行业。所幸的是,后来我通过了二级口译的考试,感觉自己的动机有所回升了。(E同学)

简言之,由于先前积极备考却依旧屡次取得失败的结果,A同学坦言自己口译学习的积极性骤减,且随着时间慢慢推移,自己已经不再处于口译学习动机最为强劲的阶段。更重要的是,A同学和E同学认为,即便自己获得了从业资格,对于进入职场的帮助并不显著,其实用性亦不如英语专业八级证书。尽管“专八”考试历史较为悠久,许多用人单位,特别是高校,在招聘英语专业学生时,专八笔试是最受重视的证书。但是这样的社会认知造成了就业导向的英语专业学生忽视口试而重视笔试的现象(高丽新、惠良虹,2009)。

当提及未来的就业方向,A同学坦言,即便曾经主动选择英语口译为自己硕士阶段的专业,自己将来却并没有从事职业口译工作的计划。B同学在求职时遇到了同样的困境。与A同学不同的是,B同学求职并不局限于语言服务的相关岗位,而是广泛投递需要专业语言学习背景的岗位。然而在求职过程中,用人单位普遍对翻译(口译)专业和普通英语专业的差异知之甚少,将双语能力和口译能力简单地画上等号。在用人单位眼中,英语专业八级证书是英语专业本科教育最重要的阶段成果证明,雅思考试的总分和“小分”则是检验应聘者“听说读写”各项能力的最有力证据。

我在招聘投递的大部分语言服务岗位对口译能力没有要求,且这个能力也不是加分项。通常而言,英语专业八级证书就已经够用,因此不会考虑

获得什么资格认证,做什么自由译员,将来也没有做翻译的想法。(A同学)

我曾经去到一家需要拓展海外业务的企业参加面试,对方现场拿出一段英语广播,在播放约两分钟后要求我当场翻译,事先并未给我任何译前准备材料,甚至没有提供纸笔。对方甚至不知道这种模式属于交替传译,说是要考我的“英语听力”,以为随便截取一段材料播放,候选人不能当场翻译就是没听懂,就是“专业白学了”。(B同学)

鉴此,为避免自己在求职过程中遇到此类场景,防止自己陷入市场对本专业缺乏认知而带来的困境,C同学在研一结束后便对自己的目标单位和岗位路径做出了清晰的规划。更重要的是,C同学与同专业其他同学在个人语言背景上有显著差异。除汉英平衡双语者的身份外,C同学不仅在口译学习初期对口译员这一职业怀有憧憬和期待,在硕士阶段也一直保持专业第一的优异成绩。显然,在自身语言优势和早期口译学习兴趣的驱动下,C同学在口译学习初期的学习动机较为强劲:

其实我是一开始就喜欢口译的,而且我觉得自己将来可以作为一个兼职自由口译员,这样的规划也符合我考研的时候选择口译这个专业,或者说是我对于自己研究生阶段学业的一个交代。而且口译可以作为我自身英语能力的一个附加,至少在用人单位了解到你之前,可以从简历的学历背景上看到我的英语能力。

尽管C同学拥有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加之当初选择口译专业也是兴趣使然,C同学却依旧察觉到自己口译学习动机的缓慢衰减。具体而言,C同学认为,在有限的硕士就读年限期间,比起无法从事口译工作而言,在毕业前无法充实自己实习经历更让自己感到紧张和焦虑。因此,C同学在硕士二年级(即毕业年级)伊始便投身实习,每周5天以上的出勤时间导致口译练习时间十分有限,不具备长时间高强度持续练习口译的条件。依照C同学的规划,在这一阶段继续练习口译实非明智之举:

因为目前距离毕业已经不到一年时间,而且如果在这个阶段我不能完成我的实习的话,或者无法让我的实习经历更加丰富的话,那么无论是在春招还是在秋招,可能我的简历上都不会再有实习经历了。像我今年参加群面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实际经历都有五六段,或者七八段的都有,(实习)仅有

两段的人都没有,我都不能说是很少,就是没有。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有待提高,甚至是急需提高。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实习是首要重要的事情。总而言之,渐渐地我就没有再练习口译了。

无独有偶,在平衡口译练习和其他任务上,D同学和C同学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研究生二年级阶段,兼顾实习和学位论文写作对大部分同学而言已经较为困难,不具备持续练习口译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同步完成多项高强度任务,必然对口译学生的身体和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经过深思熟虑,因担心自己本末倒置或是两头都无法兼顾,导致无法按时获得硕士学位,最终得不偿失,D同学做出了个人认为明智的选择:

说实话,在面临毕业的这个阶段,刷实习经历和找到一份工作更加重要,而不是一心扑在提升口译能力上。而且我觉得留在北方,可能做口译实践机会并不多。的确,如果我足够努力的话,我可以就是一边实习一边像研一的时候花大量的时间练习口译,但是经过了衡量,我觉得这样做,可能我这个口译能力也没有提升多少,然后这个时间可能也浪费了,还不如去写毕业论文。

除此之外,就投递口译工作经历的经验而言,D同学发现所谓光鲜的教育背景并不能成为入行的敲门砖。D同学的首次口译实践是通过他人直接介绍而获得的机会,而非自己投递简历竞聘上岗。尽管如此,D同学认为一旦持有口译职业资格证书,机会的大门将会为自己开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E同学是五位研究对象中唯一取得口译职业资格证书的同学,但E同学坦言硕士学历和证书的加持并不能让自己成为一名职业口译员。在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该同学甚至不具备新手译员的实践机会。E同学回想自己的入行经历,发现口译市场在雇佣译员时提出的要求远不止专业的语言背景和职业证书:

我一直在保持口译练习,即便日程忙碌依旧抽出时间练习口译,为的就是将来能够成为一名职业口译员。但是当我真正开始投递口译简历后才发现,所谓的名校学历根本就不是最重要的,口译证书也不似大家口中那般“神通广大”。这个市场更看重的是你的经验,甚至是某一领域从事口译的经验。(E同学)

一个企业如果招聘陪同参观医疗器械的口译员,那么就会要求你具备1年或者两年的医疗口译经验,或者说你是一个有医学教育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市场更倾向于雇佣一个有专业知识的、语言能力强的专家,而不是一个受过系统培训、获得资格认证的译员。(D同学)

简言之,尽管E同学因为顺利通过二级口译考试而重获口译学习动机,却又因市场用人倾向逐渐丧失了口译学习的动机。D同学也认识到自己的口译能力并不能成为口译实践的敲门砖,不论如何在语言上精进抑或是现在开始专攻一个领域,自己的竞争力始终难敌具备口译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针对这一问题,学者指出高校的口译教育除遵循“职业化”的大方向外,更要考虑“大众化”教育中的“专业化”培养,否则将难以满足社会对于口译人才的“差异化”需求(刘和平、雷中华,2017)。

五、讨论

在对五个案例进行分析后,研究发现口译硕士学生的口译动机衰减的原因可分为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主观原因为心理因素干扰,客观原因包括练习条件不充分和专业认证效用受限。

心理因素干扰。个别同学经历了“考后创伤”,在解读考试分数后得出结论——认为自己的能力难以企及通过考试的要求,甚至产生严重的口译焦虑,难以投入口译练习。一方面,大规模、高风险口译考试本身也会使得学生对口译学习产生厌恶情绪,更有研究指出,不公平的考试形式会直接导致口译学习动机的衰减(Liu, 2022)。另一方面,口译焦虑严重影响学生口译考试时的表现。即便口译学生平时训练时口译表现良好,而在口译考试中则可能因焦虑而发挥失常。如果学生译员个体以消极的心态去面对任务,不能及时调整心态去适应环境,其口译效果会直接受到影响(康志峰, 2011),如A同学在认真备考却接连失败后,不愿意因口译练习仍旧看不到进步而饱受身心折磨。在教育心理学研究中,这样的心理状态称为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Dweck, 1975)。Dweck还指出,最影响这一现象的变量并非失败本身,而是当事人面对失败时所采取的态度。正是在这样一种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之下,口译学习动机严重衰减。

Brophy (1999)指出,受到成就激励所产生的动机驱使,学习者努力是为了实现明确的目标,因此相对成功或失败是参照优异的标准来评估的。而在潜在学习情景下产生的动机,则与具体目标无直接关联,这样的动机作用于学习过程,学习者可以体验快乐、欣赏艺术、批评论点并将自己的想法运用在实践中。同样,蔡任栋和董燕萍(2017)在研制口译动机量表时将内在动机维度细分为:(1)对口译感兴趣;(2)享受学习口译的过程;(3)喜欢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就A同学的访谈结果而言,成就动机占据其口译学习动机的主导地位。显而易见,A同学和E同学两次考试失败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成就动机的严重衰减。此外,许多同学选择口译为自己的专业是受到诸如口译员“高薪”“自由”等外部因素的刺激,在口译学习过程中并未体验到快乐,也未曾将自己的想法运用于实践中。简言之,该群体缺乏口译学习的内在动机。

练习条件不充分。练习的条件主要由以下两个部分组成。第一,时间条件。众所周知,口译学习需要大量的精力投入,要求口译学习者长期保持高强度的练习,因此动机因素对口译学习的作用似乎更为明显(Wu, 2016),而努力(包括努力时间和努力程度)是动机中唯一的行为层面的变量(高丽新、惠良虹, 2009)。就努力时间而言,许多毕业年级口译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后,工作之余的口译练习自然造成极大的训练负担。毕业年级的口译专业硕士生往往疲于应对繁忙的工作节奏,久而久之口译学习动机衰减,也就不再维持经常性的、高强度的口译练习。就努力程度而言,C同学虽然对口译学习保有热爱和兴趣,却因自己实习期间工作安排过于紧凑、工作对体能消耗较大而无法维持高强度的口译练习。更重要的是,实习经历和所获评价可以直接体现在求职简历上。相比之下,在努力时间不足和努力程度不够的情况之下,口译学习的进步速度必然缓慢而艰辛,口译表现甚至出现严重的波动,口译动机亦是如此。长此以往,C同学和D同学的口译学习动机整体呈衰减趋势。

第二,环境条件。具体而言,即口译学习和质量评价的环境条件。一方面,课堂上口译教师和同学提供的形成性评价不仅可以促进学习者理解质量标准、提升自我监控和反思能力,还能够有计划地发展口译学习者的调节策略(邓轶, 2023)。另一

方面,课后自主学习的同侪互评乃是口译学习者收到口译质量反馈的主要来源,同侪互评也是促进学生的学习、培养元认知和培养其他情感技能的重要形成性评价形式(Han, Zhao, 2020)。然而,毕业年级的硕士研究生不再集中接受口译训练,大部分同学因地理原因限制不具备同侪互评的条件。自我评价成为了口译练习的质量反馈的唯一来源。鉴于口译练习的环境条件远不如在校时丰富,加之缺乏教师的引导以及同伴的反馈和激励,毕业年级的口译学习者逐渐失去口译学习的动机。

认证效用受限。一方面,口译学习者在应聘全职工作时,用人单位往往难以区分口译能力和双语能力概念,将二者画上等号。多数用人单位仅了解到英语专业八级证书是英语专业学习者达到英语专业水准的一个基本证明,该证书的持有者被认为能够胜任大部分口译和笔译任务。例如,B同学在经历求职过程后发觉,口译专业硕士和其他语言专业学生在用人单位眼中是同质化的人才。另一方面,在竞聘兼职口译员时,不论是入门的会展口译、陪同口译和联络口译,还是进阶的会议口译,聘用条件除注明专业背景和资格证书外,对从业经验年限更是有着明确的要求。E同学在投递数十份口译简历后得出初步结论,即多数翻译公司或口译用户在聘用时要求译员具备两年以上的实践经验。换言之,即便口译学生在硕士阶段接受了专业的口译训练,基本具备胜任口译实践的能力,也难以获得口译工作的机会。

认证效用首先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行业限制。在从口译专业硕士的学生身份向职业译员蜕变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服务国际合作为导向,不断适应语言服务产业的需求,其中就包括“特色化”的需求。鉴此,口译教育的“特色化”应当与“专业化”并驾齐驱,即“需要根据高校所在区域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确定自己的发展特色,并围绕各高校本身的强势专业发展翻译教育”(刘和平、雷中华,2017)。据此,理工类高校可以将口译人才培养和院校强势学科相结合,致力于培养具备学科特色的口译人才。显然,本研究访谈对象所在高校的培养方案中并未开设相关课程,毕业年级口译硕士不具备在特定领域从事口译工作的能力。第二,地域限制。中国大陆地域辽阔,各地区对于职业译员的需求相差甚远。穆雷(2020)指

出,各地区对翻译市场的需求和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呈正相关,翻译人才的培养须适应区域发展的需求并紧扣时代发展。崔启亮、郑丽萌(2021)针对京津冀地区的语言服务业进行调查,发现即便是在三个行政区划组成的调研区域内,语言服务(以口笔译服务为主)依旧存在协同欠缺、服务方不规范和地域资源分布严重不均的问题。翻译人才的培养应当结合地域优势和院校优势,这种口译人才培养模式更加符合办学要求(穆雷、李希希,2017)。

六、结语

本研究基于个案探索毕业年级口译专业硕士的口译学习动机衰减现象,发现了影响口译学习动机衰减的主要原因。首先,就口译学习动机衰减的深层次心理因素而言,不理想的考试结果导致口译学习者的焦虑与不自信。其次,毕业年级口译专业硕士受限于时间和环境条件,难以平衡口译学习与诸如实习、学位论文等重要事项。最后,由于用人单位的认知偏差,口译专业硕士学历和职业资格认证既不足以成为口译学生升级为职业译员的通行证,亦无法匹配口译学生在其他行业的职业规划。本次研究的对象仅限与一所高校的五名口译硕士研究生,反映的只是理工高校毕业年级口译专业硕士生的口译学习动机衰减问题。受限于样本容量和代表性,本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 [1] Brophy J. Toward a model of the value aspects of motivation in education: Developing appreciation for particular learning domains and activities [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1999, 34 (2): 75-85.
- [2] Deci E L, Vallerand R J, Pelletier L G and Ryan R M. Motivation and education: The self-determination perspective [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1991, 26 (3-4): 325-346.
- [3] Dweck C S. The role of expectations and attributions in the alleviation of learned helplessnes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5, 31 (4): 674-685.
- [4] Han C, Zhao X. Accuracy of peer ratings on the quality of spoken-language interpreting [J].

- 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2021, 46 (8): 1299-1313.
- [5] Jaffe A. Multilingual citizenship and minority languages [M].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ultilingualism. Routledge, 2012: 101-117.
- [6] Liu J. A dynamic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motivation in an interpreting course [J]. Language Sciences, 2022 (92): 101472.
- [7] Piniel K. L2 motivation, anxiety and self-efficacy: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individual variables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context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13, 3 (4): 523-550.
- [8] Schiefele U. Interest,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1991, 26 (3-4): 299-323.
- [9] Schunk D H, Meece J R, Pintrich P R. Motivation in educ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International Edition) [M].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2013.
- [10] Wu Z. Towards understanding interpreter trainees' (de) motiva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J]. Translation & Interpreting, 2016, 8 (2): 13-25.
- [11] 蔡任栋, 董燕萍. 口译学习动机量表的开发与验证 [J]. 外语界, 2017 (6): 45-52.
- [12] 陈向明. 质性研究的新发展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8 (2): 14-18.
- [13] 崔启亮, 郑丽萌. 语言服务行业发展与学科建设研究——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语言服务调查 [J]. 外语电化教学, 2021 (5): 48-54.
- [14] 邓轶. 口译课堂形成性评价后果效度研究 [J]. 中国翻译, 2023 (4): 87-96.
- [15] 高丽新, 惠良虹. 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口语/口译学习动机研究 [J].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11 (5): 455-460.
- [16] 黄敏, 刘军平. 中国翻译资格考试二十年: 回顾、反思与展望 [J]. 外语电化教学, 2017 (1): 49-54.
- [17] 康志峰. 口译焦虑的动因、级度及其影响 [J]. 外语研究, 2011 (4): 81-85.
- [18] 刘和平, 雷中华. 对口译职业化+专业化趋势的思考: 挑战与对策 [J]. 中国翻译, 2017, 38 (4): 77-83.
- [19] 吕红艳, 钱伟扬. 新时代我国翻译硕士教育: 回顾与展望 [J]. 上海翻译, 2023 (6): 58-62.
- [20] 穆雷. 我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现状与问题——基于《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发展报告》的分析研究 [J]. 中国翻译, 2020, 41 (1): 87-96.
- [21] 穆雷, 李希希. MTI口译教育: 问题与对策 [J]. 外国语言与文化, 2017, 1 (2): 109-119.
- [22] 任文. MTI口译方向专业实习探索 [J]. 中国翻译, 2012, 33 (6): 46-51.
- [23] 王建华. 多元化评估口译学习动机对口译能力的影响研究 [J]. 外语学刊, 2014 (3): 93-97.

A Study on Interpreting Learning Demotivation of Final Year Interpreting Graduates

Liao Xini Zhang Tong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Abstract: Interpreting learning motiv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process and effect of interpreting learning.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henomenon and attributions to interpreting learning demotivation of final year interpreting graduates through a qualitative study with case study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views reflect a significant interpreting learning demotivation of subjects during the special period. The demotivation is affected by both subjective attribution, namely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 and objective attributions. The objective attributions include negative washback effects brought by unsatisfactory results of tests, insufficient practice conditions, lack of interpreting study time and a good interpret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limited utility of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nd interpreter certificates.

Key words: Interpreting learning motivation; Demotivation; Interpreting training